

送别黄裳

邵燕祥

千里怀人蒹葭苍,年年白露露为霜。黄裳远胜九秋菊,毕竟书香名亦香。

八十五龄不言老,九三大去似匆忙。笔挟风霜犹可畏,华年曾历死生场。

晚岁欣然拾落红,锦帆相忆已朦胧。复兴杂文还兴论,多谢先生第一声。

《锦帆集》《拾落红集》皆黄裳散文集,前者为其少作,一九四六年出版。又,黄裳五十年代初发表《复兴杂文》一文,惹起争议,后以马雪峰的批判性文章作结。

一似书痴一似禅,风流俊赏自髯年。读书种子今何在,不问黄宫问老天。

百年故纸写前身,入梦琅琊有宿因。莫道古音成绝响,此间犹得未招魂。

黄裳私人藏书“文革”中遭抄没,乃借残存的一二百年线装纸写亡书,成随笔记书《前尘梦影新录》。一九七七年齐鲁书社排印,二〇〇八年富阳永康公司影印手稿本。

普者黑的水战

彭荆风

位于滇东南丘北县的“普者黑”,在彝族语言里是“盛满鱼虾的湖”。这一带全是喀斯特地貌,溶洞里贮存着大量的地下水。那些有着美丽名称的荷花湖、灯笼湖、仙人洞湖、落水洞湖、摆龙湖等54个大小湖泊,就是从83个溶洞中涌出。

湖水深浅不一,平均在3米左右,也有深达15米至30米处。深水鱼多,浅水出虾,还形成了万亩荷塘;世界上300多个品种的荷花这里全有了,不仅有常见的红莲、白莲,还有每朵高达75瓣至215瓣,如红、白各半、被人称为“大洒锦”、“小洒锦”的特异品种。宽阔的湖面上,绿得闪亮的荷叶像无边无际的绿色波涛,从近至远,

一直延伸到远处的云天间,与那一座座如同孤岛一样的山峦相拥抱。置身于这辽阔、宽阔的湖上,既可以观赏湖两边不同姿色的荷花,还可以尽情眺望周围那300余座、被白云围绕、如一个个大馒头似的苍青山峰。所以来普者黑荡舟的人也就特别多,旅游的高峰期,800条大小船只全都出动也不够用;满湖都是船,已经不止于百舸争流。

湖水是从上游淌下来,逆水上行,虽然划起来很吃力,但是划船的女,都是从小生活在湖边的彝族、撒尼人,善于撑篙弄桨、逆水行舟;为我们划船的彝族船娘杨金仙神清气定地端坐在船尾,均匀有力地划动着桨,一两三个小时,气也不喘一口。

那些小船的缓缓地划在湖面,让游人仔细地看荷花、看倒影在明净水流里的蓝天白云;有的小船则划着,游客一起划起木桨奋力划向远处山脚下的仙人洞、火把洞、月亮洞、观音洞、神佑洞……据说,那些深邃的溶洞里,不仅宽大阴凉,还可以行船;但是对于那些充满活力年轻的男女来说,他(她)们可不愿静静地观赏山水景色,他们要充分利用这水面平静、波澜不惊的广阔水域来进行水战。

好在有救护的船只在附近巡逻,也不必担心会发生危险。水战也要受一定约束:船上不能有老人、小孩,以及持有摄影器材的人,不得进行攻击;即使船上全是年轻人,如果船头插上小白旗,表明船上的人不会游泳。也不能攻击。果然是这样。一条小船从后边追了上来,船头一个手持水枪的小伙子,见我满头白发,忙提醒他的伙伴:“有老人!”划动小船离开了。我们很欣喜,果然是“遵纪守法”。

再往上行,水战的船只更多,一条战败了退出战斗的小船停在荷塘边,几个浑身湿淋淋的年轻男女正在叫嚷地反思失败原因:“我们打的是流氓!”“吃亏的是缺乏主攻手……”引得我们大笑。这笑声可能惊动了另一条船上的战败者。一条从上游漂下来,满载是积水的小船悄悄靠近了我们;一个头发、衣衫全都湿淋淋,脸上的胭脂、口红被冲得七零八落的年轻妇女突然举高一盏盛满水的高跟鞋,威胁地问:“要不要打一位?”吓得我忙摆手。

其实她也只是吓吓我们,笑着往下游漂去了。再往下行,船只逐渐稀少,水天更空旷。那些卷入水战的年轻人都已疲惫不堪,没有力气往上划了。我们悠闲地看水、看云、看荷花、看翠绿的山峦,很是舒畅。天空飘洒起了小雨,雨点打在湖面,激起了无数的水珠,水珠积聚多了,荷叶承受不住,又如水银般倾泻入湖水里。

下雨的水战叫喊声淡去了,附近一条小船上几个撑着花伞的女子,被这湖光山色所感染,高兴声高昂悦耳,我们都听得入迷了。

一个平易近人和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

——纪念石西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闻孝思

我批评。西民同志也谈了他工作中的缺点,包括上海在贯彻双百方针方面还不够细致有力,在宣传工具的使用上还不够敏锐和坚决。我觉得西民同志这样的自我批评,表明他胸怀坦荡,党的观念很强。他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真诚地在组织生活中披露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令我这个青年党员十分感动和深受教育。

那一年,反右运动开始了。有一天,副厂长吴云涛同志向我传达了石西民同志布置的一个任务,即要我查阅劳动报总编辑马达这几年在劳动报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并作出评价。我问吴,要注意什么?他说,石部长说,实事求是!我便找出了劳动报的合订本,翻阅了马达在报纸上发表的所有文章。我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作了阅评意见,最后提出,马达的文章,总的倾向是好的,是主流,也有一些文章有缺点,个别也有错误,但不是原则性错误。我把阅评报告送予吴云涛转达石西民同志。后来了解,当时劳动报的主管单位把马达划为右派分子。市委书记处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石西民同志提出,马达从小参加革命,他虽然对上级领导有不尊重尊重的地方,但他要求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对党报的领导,难道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不党吗?因而不能说他“反党”,也可不划为右派分子。市委领导同意的意见,最后,对马达同志和另外几位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包括解放日报的冯岗、文汇报的狄本立等都不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这几位同志都被调到《解放》杂志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提高政治觉悟。这就是石西民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处理和对待他所领导的干部身上的体现。

平易近人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石西民同志的风格。正因为他的这种风格,人们十分钦佩和怀念他!

谢

黄惠子

人总是要靠自己走下去,而不期然,生命中出现一些人,他们陪我一起走过一段,试图理解我,爱我,并尊重我,愿意去看一看看我想表达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格外值得感激的事情。因为他们本不必如此,这不是免费。

所以,我欢喜,也带来疼痛。我知道,我也会贪心。但我相信,最终自己是庆幸的,我们是这样诚实地彼此珍惜过。

时间它一分一秒,我没想到,它会在某些刹那停下来,让我来得及爱你们。生而为人,谢谢。

银行家墨迹

邢建格

京剧界有四大名旦,民国金融界也有四大名旦: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钱新之;与他们身份地位不相上下的银行家,也大有人在,如吴鼎昌、贝祖贻、徐新六、徐嘉瑞、胡笔江等,这班人与蒋介石等政要关系莫逆,懂“社会服务”的重要,枝蔓旁及,文化、教育、实业界乃至帮会都有他们的人脉关系。在各家银行档案中,上上下下托银行高管安插岗位的函札,可以出几大本,可见银行向来是一只金饭碗。

因为办的是新式银行,银行家大多毕业于欧美日本的名校,又因为业务上与外国人有往来,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风度翩翩、西装革履,一口洋文,善于与外国人周旋,商而优则仕,银行家中,后来有不少人脱离金融界,担任过民国政府的部长级官员。但是从档案看,他们的传统文化功底十分深厚,即以书法而论,不遑名家,内容更是罕见,隐藏着许多重大历史变故。

如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实际上也是一名“银行高管”,只是被他的文名和收藏所掩,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和李白《上阳台台》等国画,都曾是他的家中珍藏。其父张镇芳,曾任清末的天津道、盐运使和直隶总督,权势显赫,后创办了盐业银行,为著名的“北四行”之首,任董事长。父亲死后,张伯驹子承父业,仍挂着盐业银行的总稽核之名。1942年,张在上海被人绑架,绑匪开出200万赎金,他却交不出这笔巨款,差点被要了命。档案里的一组函札,还原了那场绑架案的历史面貌。

银行家的墨迹,笔者所见基本没有大幅书法作品,都属于函札、日记和文稿一类小品,尺幅在32开左右,好在这类物件率性洒脱,不拘行迹,情感流露自然,书法也因人而异,各具风采。张嘉璈的挺拔工整,陈光甫的规矩工整,叶景葵的俊秀雅致……

除写信函札外,银行家喜欢写日记,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中央银行行长贝祖贻、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都有日记传世。比起周作民,日记的内容更有趣,往往起到揭秘、勘误、补缺、互证等作用。1927年将蒋介石上台前后,采取了军阀加流氓式的掠夺手段,向中国银行勒索上

从无到有试箜篌

吴同

合,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支持下,团长让古筝演奏员金振瑶到乐器厂与民族音乐委员会家谈律、低音提琴演奏员何建秋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杨文泉师傅一起参与对箜篌的设计制作。

为了能让埋没数百年而难如此优秀的民族乐器一朝重现瑰丽形象,金振瑶在乐团正常排练演出之余,投身到各个重大工程之中。仅凭大同乐社留下的凤首小箜篌珍贵照片,金振瑶和研究人士不断试验,不断改进,仅仅为了制作弦的材料,就分别采用钢丝、蚕丝、尼龙混合等多种材料。一架箜篌上的十几根弦,还需一根一根地试奏,不

能在以前的壁画和浮雕上看到一些图样。五四运动后,上海出现以弘扬民族音乐为己任的大同乐会。大同乐会除了挖掘民族音乐作品,还致力于传统乐器的继承和改良,对一百多种乐器进行改良研制,其中就有一架凤首小箜篌。上海遭日寇入侵沦陷,大同乐会迁移重庆,仅有一架凤首小箜篌也不知去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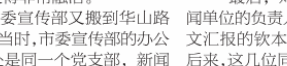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后,国内乐界抓住时代机遇,在频繁演出的同时,纷纷整理故旧。上海民族乐团团长董立基认为要提高民族管弦乐队的表现力,应该发挥箜篌的作用。此时民乐界多位有识之士也在考虑恢复对箜篌的研制。于是多方一拍即



窗里窗外 (油画) 孙颂文

上海民族乐团庞大的管弦乐队中,有一架类似竖琴的乐器,是箜篌。每当乐团有大型演出,由金振瑶演奏的这架箜篌音色柔美清澈,越穿越亮,表现力很强。总能为乐曲增添雅致,却与竖琴同宗。原来西方管弦乐队用的竖琴源自2500年前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展到欧洲便是竖琴,向东流经印度传到我国(汉代)便是箜篌,至今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从那时起,箜篌在我国广泛流传,到唐代已相当普及,李贺的名诗《李凭箜篌引》就是听了箜篌后写下的感受。可惜自14世纪起,箜篌逐渐失传。人们只



海上金融

断给出反馈,提出建议。一晃四、五年,一架造型优美、装饰华丽的凤首箜篌终于华美亮相。其间所费心思,真是一言难尽。

新箜篌成型后,金振瑶发现音准问题没能彻底解决,每次演出前都要调音。她想到钢琴历史悠久,其共鸣箱的构造合理,演奏技法又与箜篌如出一辙,便设想是否能借鉴竖琴的共鸣箱构造方式呢?之后,经指挥家曹鹏等众多音乐家的意见反馈和不断试验,一架全转调凤首箜篌终于在1981年取得成功,还荣获文化部科技成果奖。

十日谈

光靠乐谱, 民乐传人佳话 如何演绎作品?

光靠乐谱,民乐传人佳话,如何演绎作品?

